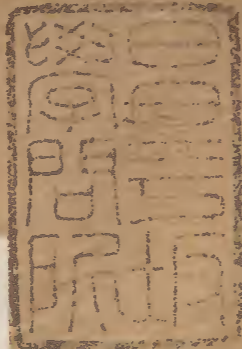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廿五之六



人

五十五

庫文閣内				
一五函	三〇九	漢		
一〇	六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七函	三〇九	漢		
一〇	六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55)	
函號	367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經濟編

人類

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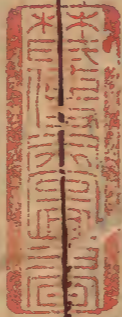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
具志于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
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
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
卒蕪蕪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五

八類



淺草文庫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稽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飛矣

斷無斷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入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

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武帝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而讐之怨讐竝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已○熱○裏○精○識○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求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晉周處字子隱。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愛。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殺蛟后壽
二陸大奇

其論則
非枯
宋
子何
之甚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必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則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
王安石
原過論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歿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不及其溫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

欲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能脩功。退不能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

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
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
辭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
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
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歿罪
以至考案賤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
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
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

亦得

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
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
復出入矢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
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
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
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
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
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歿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
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卽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
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
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
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
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
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
明晉侯使復其位

分過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靡筭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郟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郟子且後至也夫郟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與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郟子之得之也今郟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故曰：郅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郅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郅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奸邪

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安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與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劉駱谷每日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羨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湏好。

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裴遵慶既罷去政事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粗踈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選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光
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
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
部侍郎闕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德宗嘗
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
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
至此曷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
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
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
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
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
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
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
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
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四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棹宮籍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徂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陳自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卽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選爲秘書郎旣入館卽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丞旬日遂秉政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歿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克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歿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闈皆其門廡之人嘗鑿山爲沼下瞰太

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
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拔
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
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弄乞置平原郡王府
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
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
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初欲反韓侂胄
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
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

盡理宗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
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
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
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
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
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
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
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闕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
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間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

可勝計。兵喪於外，匿不以聞。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雖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領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遣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歿。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除奸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世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歿也君不歿則勢不重情非憎君

也利在君之歿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叅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叅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叅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

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嘗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

韓非備內篇

靈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構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陳蕃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訴 臣聞
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
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
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戾覽曹節公乘昕王
甫鄭殿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金亂天下附從者升
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西。輓。祿。喪。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金
狄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
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
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持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
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
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
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
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柰
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
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
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
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

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至代宗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二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自長官長官自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此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自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又不諮宰相輒

奏事者則托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自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德宗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選海內瘡痍奈何遽選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

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夫望何？」遂以杞爲灋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灋州。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

天寶間求羨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郡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以見仁爲
矣餘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

可憐一跌

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預爲工部侍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選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

儲嗣屬意于英宗。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遷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信友

宰相猶有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垔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垔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垔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垔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垔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垔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

朝代天言

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瓌李定。爲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矧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

爲相未及一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

心於陛下職事

范鎮論陳執中疏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勸碑在此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蘇洵辯姦論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

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
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
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
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
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
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
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

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
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狠傲誕其於吏事宜無所
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
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
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
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
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
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
偽辯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
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

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旣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
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搃不遺餘力必致之
死故放麕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
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
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
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
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
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
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
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

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
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
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
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
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
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眾惡自知罪大
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
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
及惠卿者蓋其凶悍倩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
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蘇轍論呂
惠卿疏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刑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欺如此。行遣益爲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言了於君
夕之間欲
爲功者皆
人姦亦大
慮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哲宗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顯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

姦此何理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哲宗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蔡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事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哲宗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持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

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災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

罪浮于悼，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復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欽宗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竝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

守各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勅得官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

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梏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備瞻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闈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

左右婦寺譽言日聞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口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

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

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楊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

各專忍謬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
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
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
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
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
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移荒昧以禦魑魅遂詔
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
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
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目中令舁轎夫唱

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
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
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
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駒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
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
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
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
灤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
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

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从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

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士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簡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王著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

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觴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觴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觴九思開門大呼曰

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斧漬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可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歿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于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

以義與之可乎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順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刺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

行

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以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

平章政事只見兀歹賚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放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旣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

漢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
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
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害進然其
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
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竝厚
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顓荀攸等與同腹
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
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
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
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
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
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
元舅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
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
下除患各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
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
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
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攘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且與省内和也。進紹、謀、為、后、又、九、節、進、此、事、豈、可、為、乎、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脇之曰：「及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于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誤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何、光、通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泄、久、矣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置郎入守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吳 吳 吳 吳
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脇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闈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于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
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
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
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
竝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劔斬數人餘皆投
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
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
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

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闕豎身死功頽
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
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范曄竇武何進論
王允旣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
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
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
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
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
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人類
吳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上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其變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貴，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一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

可憐

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後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卽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

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書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陽王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八編類纂
忌之俱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
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
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
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
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
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副
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
升不死不勝毒憤掎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經濟編

人類

道術

道德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
理也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
也寫德體六理盡見于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
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膳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
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
譽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

亦忘永新
六文

八系類纂 卷三十一
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
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
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
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
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
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
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攬貫物形通
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
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
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

精于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由
此觀之自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
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
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
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
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凝而爲德神載于德者
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于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
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
以載其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
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二
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于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于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于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

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礫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于物形故礫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

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則合于道于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弗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失則行成矣

賈誼道德說

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于事令行者必謹于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

道術篇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而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

也能此五者則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
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頸強耳目聰明疏達而
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
過處大而不窳其魂不躁其神不燒湫漻寥寂實為天
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
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
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
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
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于道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夫形者生

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

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踈蹈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
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
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則忘于大在
于中則忘于外在于上則忘于下在于左則忘于右
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
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
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
枯形于連嶮列埒之門而蹟蹈于汚壑穿陷之中雖
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
貪饕多欲之人漠昏于勢利諂慕于名位冀以過人
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
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
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
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
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
縱之迫而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劉安
原道

訓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
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
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
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
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引循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
者神居之 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
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
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淑真訓

養生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
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于道
理夫能嗇也是從于道而服于理者也衆人離于患
陷于禍猶未知還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
之形虛無服從于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
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
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
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
謂重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
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

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
于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
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
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
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韓非精神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
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
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萬人操弓

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
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 召覽本生篇

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
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
有殊弗知慎者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
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
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
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
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

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鞵中大鞵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重已篇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于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

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不謂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狗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于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貴生篇

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耆知早耆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燠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于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身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情欲篇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

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
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
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
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
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
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貴而藏之寶之
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禹南省
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
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

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
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
機發于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
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
指天匍匐自闕于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
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
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
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
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
而不可以死亡恐也被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于

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
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
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于淵。由此觀之，至貴不
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
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
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
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
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慙
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于世，
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
之社也，叩盆叩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
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
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
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
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
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
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
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

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筭。筭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大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鑿甬。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秣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疴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踟而諦。通夕不寐。

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于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

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箠夏日之裘無用于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劉安精神訓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頸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體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世偏

有一溉之功者雖中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縻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腹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是猶栢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

稽康養生論

達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道逢

于養生近

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周逍遙遊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及書把玩無厭暫知有叙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新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于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玩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于渤澥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于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隻鴈自以為可得而

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鬣橫海擊水三千
寧假力于槍榆在藻資汀濤涓流之水俟窟堞揚塵
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
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鯁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
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
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
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
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
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
是倘來之物悟榮貴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亦何

患無成而圖僥倖于權重之交養聲利于衆多之口
斯所以楊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窮途嗟乎露
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
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
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勞矣畏容藏谷靜深殊矣惠
而好我無密爾音

駱賓王答員半千書

老莊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
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

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以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

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多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于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

禮。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
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
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
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大王亶父居邠
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
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
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
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大王
亶父可為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
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
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
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
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王壽
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
于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
者。知者藏書。于是王壽乃焚香而舞之。趙簡子死。未
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

八續類纂 卷三十一
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

問奇

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子
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
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
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
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
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
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
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
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

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
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爾
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
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
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
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
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
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可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日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

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
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
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大司馬捶
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
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于物，無視也。非鉤
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
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于
道者，同于道。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纒衣短褐，
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
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

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
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行在其
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
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
取此，精神通于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佞，非得寶
劍于干隊，還反度江。至于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
其船伙，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
未嘗見也。于是佞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
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

况富貴之
腐朽也
矣宿劍

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
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魏文侯觴諸大夫于
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
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
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
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無管仲鮑
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
臣漢劉安道應訓

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可間
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
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
對獨邁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
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
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
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
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
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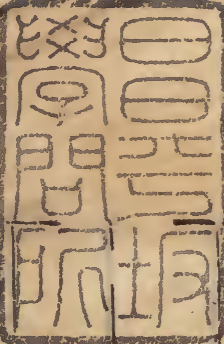
不仰有光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先則其朴自成是以
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
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
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
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
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
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郭

象莊
子序

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

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
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
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
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
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
將人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
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
君子之實也阮籍莊論



八經類纂 卷之二十三

三

天十二首

詩集卷之三

愛膏夫山嶺而谷深谷有然之聲
 雜入也功未辨漆與辛陽帝夫雖
 於淵日時視與知也不留則谷之
 不重自致亦不立字其音音難其
 亦不夫于其然為限難以收其
 本注義與未亦也而與不思滿
 八篇章而並文未之脈則與之

